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役類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惟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

惡以均役有族師馮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馮則計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馮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役云衆矣

秦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困於役商鞅立法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初興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以嗇夫收賦税以游徼禁盗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所謂淠戍也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

秦制也

惠帝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孝景令男二十而始傅以給公家徭役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不事　武帝天漢四年敷役發七利之論注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孝昭元鳳中雇役有三品之號內有卒更踐更過更三品之號　漢末天下大亂民皆役於兵無復制度至於北齊始定制丁男之役歲不過二旬又十五以下為少者皆復役　文宣中九等之戶富者稅其資貧者役其

力

後周太祖創制六官掌力役之政令遂分為三等豐年則役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役無過家一人　武帝頒新令制立保正之法以相檢察焉

魏初高宗民無官役豪强誅歛李冲上言復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海内安之

隋文之制歲役不過二十日不役則取其資

唐太宗初置租庸調之役謂之庸歲不過二十日閏加

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楊炎變兩税法取大歴中一年科歛多者總為二税則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東坡亦有是言

宣帝之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標簿輪差則是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武徳中量其産定為三等九年又詔為九等天寶中勅定戶籍每有差科先從高等别籍異居者有

禁客户終年者編籍唐之役法蓋亦詳矣

宋舊法雖因唐制州縣之役悉差鄉户坊郭之間或有科配然太祖以來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凡以為名上閔其勞日加廩給且立為定式先是多以道路為民為遞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役民者如此　興國九年赦江南兩浙荆湖南北人户有丁錢令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入老者並與蠲放

真宗時定均役之法所以抑豪强之避徭役也列聖嗣

守此意不墜南豐曾公所謂民或老死而不知加力政
然憂憐怛惻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
暴役者此也鄉户致力以供上歲月番休勞逸相代吏
若徇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家本無大苦然役人
既為稅户家有產業誅求必得吏少廉隅不免侵取此
役法之所以弊而蘇公轍所以拳拳言之也科役既多
人規避免天下始有不均之患
神宗即位之初詔臣僚集議役法更議蓋始於此因三

司韓絳之請也　熈寧以來始有募役之法錢收上户緡錢以助役加以二分寛剩為水旱之備人立保伍以防民姦民以保甲相聯屬而官斂民錢以募役二者若不相病一時名臣如司馬公蘓文忠公極議其免役之失而卒不能奪荆公新法之謀熈寧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寛力役立法名募初無過歛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寛剩自六年行役法至今四年本州已有寛剩四萬八千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

六十萬推之天下當有六七百萬貫寛剰矣書不報

元豐七年計天下免役歳收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而場税之入粟帛之收不與焉　元祐更差法間有兼募者紹聖又復改議而差法行矣初神宗立役錢嘗名為即役矣慮名以為助則是未能盡免異時或有循名以行既差役又斂錢於是槩名曰免役以杜塞之紹聖中詔諸縣毋得以催税追甲頭保長毋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不得以承帖為名占彼使令者坐賦輸錢管

催督租州縣輒令陪備輸納以違制論崇寧初尚書省言民户既以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太保畏催税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於是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　元豐舊法有耆長户丁壯丁三色雇錢者長管烟火户長僚税壯長承文引　紹興十年後臣僚言增免行雇役錢充軍須收入總制窠名自後三色無庸錢勸率義役渡江兵興用度不給雇役之錢非復衷日之舊併與所謂寛剩者皆入經賦而民之

應役者如故也

唐人有田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調今之稅絹是也有身則有庸今之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而為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隨稅起科役錢

乾道元年指揮官户役錢不以品格高下並與減半却於編户增科　乾道三年六月四日聖旨官户與編户一等輸納更不減年將所增科錢委諸路常平司拘收起發由是刋户倍增役錢官户於正科之外復納不

減半之直是庸錢數倍多取且復役取其九以充耆戶長此其無藝者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税役錢未有減免之文

出田穀以助義役始於乾道間處之松陽兩都憚於役者也隨役戶之多寡量家力之厚薄輸金植田遇當役者以田助之

撥官田給當役淳熙中邇臣有請計浙西一路共官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畝欲各以縣分均給諸郡

以充義役

官户混差罷保正以去民害乾道間嘗行之矣選官户以通差乾道間嘗議之矣卒不能通行於後世

平糴常平義倉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州縣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秋國穀去三之一下令郡縣大

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價一也以藏於上平糴之法蓋起於此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覲歳上中下而糴之使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故雖遇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行有餘而補不足也魏國行之富强　晉武帝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詔曰古有平糴之法久廢令國實散於穰歳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議為條制　宋

元嘉中彭城王義康請令積蓄之家留一年儲餘皆勖使糴為制平價人頼之矣　後魏孝莊時李彪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名立官司年豐則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　迨明帝神龜正光之際收賓資與人和糴為邉備也　唐天寶中以錢六十萬緡付諸道穀賤則加價而糴貴則賤價而糶此和糴之始也　故八年自關内至隴右和糴總一百一十三萬九千餘石及德宗時至趙光奇家問民樂對

曰不樂曰比歲豐稔何為不樂曰雖云和糴其實強取
至於憲宗時府縣之督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此歷代平糴之制也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
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時蕭望之非壽昌之言以為不知權道也　元帝即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
罷無與民爭利初元五年罷之
後漢明帝與置常平公卿多以為便劉般云外有利民

之名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魏司馬文王時杜預奏興常平倉定穀價

晉武帝四年立常平倉豐糴而儉糶以利百姓　南齊武帝永明中欲立常平倉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絲綿絹布外自南徐州至雍州各出錢市易　後魏太和中置常平倉

隋開皇三年陜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　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備凶置令丞監事

太宗貞觀十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著於令　高宗永徽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　玄宗開元二年令諸路修常平倉法江淮浙劒南地不堪貯積不在此例七年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餘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宇文融請以所得客户税錢充常平本至天寶八年自關南道至山南道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三千二百二十碩　代宗廣德中第五琦

請天下常平倉置庫以蓄本錢　德宗建中三年趙贊言常平倉廢三十年請置之時國用促迫不能備常平之積又議稅天下茶漆十取一為常平本錢　憲宗元和中詔於州府稅地數內十取一二充常平倉　文宗太和中以回易錢置常平倉此歷代常平倉之法也北齊制人每制出義租五斗納郡以備水旱陳文帝亦用此法河清中令郡皆置富人倉穀賤時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復糴貯　隋開皇五年長孫

平請令百姓軍人當社共立義倉勸課入粟及麥饑饉即以此穀賑給遂詔州縣置義倉十五年詔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不許輕費十六年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

唐武德元年置社倉倉部掌義倉　太宗貞觀中戴冑言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末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以下出粟稻麥納所在立義倉太宗從之令田畝納二升以備凶年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　高

宗永徽二年詔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至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初元中定式畝稅二升以為義倉故天寶八年自關內道至山南道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石　德宗時韋倫請為義倉以捍荒年陸贄亦請以戶部茶稅錢均之諸道穀麥熟則平糴以義倉為名無年大利　穆宗長慶中詔義倉所在盜用宜令諸州録

事參軍專主　文宗太和中以天下田義錢置義倉本錢開成中户部請田别納粟一外添貯義倉此歷代義倉之法也

宋朝市糴之名有三和糴以見錢給之博糴以他物給便糴商賈以鈔引給之　太祖建隆中河北穀賤添價散糴以惠貧民自後諸道豐稔必詔諸道漕司增價和糴　太宗淳化中京畿置場增價糴貯近倉令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永為定制仁宗嘗以左藏三十萬

應河北和糴之用時韓琦論和糴價匪高於市糴何人肯糴與官　天聖中淮南江浙置制司請計民稅米一石量糴四分之一上曰是重歛也不許　皇祐中上曰轉運惟務誅剝以敷歛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聖訓　神宗亦嘗以六十萬充江淮和糴　高宗紹興中戒漕臣曰以錢給於民宜戒減尅穀輸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矣委提轉覺察飭州縣給散俸錢又詔三弊一本錢不均散二將剩數充苗米三收取加耗也　此宋和糴之良法也

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置場糴同前　真宗景德中於京淮江浙置倉令轉運司差州縣官專掌之　祥符中諸路常平倉經二年支作軍糧以新者給之　天禧詔出糶上以元價為凖又詔蜀廣並置倉　慶歷四年詔天下有支借者以違制論　嘉祐中詔三司支錢百萬下諸路助糴米又詔天下置廣惠倉給民之不能自存者

神宗時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隷戶部右曹郡縣屬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禁至　熈寧中王安石變常平法

廣惠倉易散青苗每夏秋已前召人請領令隨税送納取息　高宗建炎中詔復常平永勿復行青苗之法此宋常平之法也

太祖建隆中詔諸州縣各置義倉自今税每二石别輸一斗以偹凶歉　乾德四年罷之　太宗淳化二年令諸州惠民倉糶稍貴減價以糶咸平中置於福建　仁宗慶歷中詔天下復立義倉時王琪言宜於正税外每二斗别納一升入於倉從之又詔新義倉止令主三等户

輸之五年罷義倉　熙寧二年詔義倉並廢會要　高宗紹興中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比年州縣或侵盗移用或賑不均令户部措置聖政此宋義倉之法也宋朝建立常平自淳化三年始義倉自建隆四年始

總論平糴斂散之法出於管仲李悝　漢耿壽昌言於宣帝請置倉曰常平蓋有受管李之遺業者矣蕭望之爭議是儒者之不通世務也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酬何耶　東都立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内實侵

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又何耶魏晉以降廢興不常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市其求技其自不徒曰米粟而布帛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隋開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陜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斂散之制專行於陜而不行於他郡乎　常平市糴之本在玄宗時取諸客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路地税在文宗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開成修常

平法淮浙劔南諸道以下温不堪貯積其策果可行乎故祖宗以來常平義倉之法並行不廢淳化中歳穰物賤始為市糴於京城景德中於京東西河東北陜西南兩浙八路置常平市糴之法其立倉之名初曰惠民淳化則置場焉景德之後天下置之始定常平號天禧之數十八餘萬熈寧以來擇吏以任之置使以糾之此常平之法也建隆中詔天下置義倉官收二税每石别輸一斗以備凶歉慶歷中詔天下之義倉自第五等以上

於夏秋正稅外率二十而取一各於州邑擇其地置倉以貯之此義倉之法也常平糴上供之冬使之收糴景德之詔可遵也留歲漕之米預為之備祥符之詔可稽也

茶鹽虞夏之時青州鹽絺之貢載於書至於周山澤有虞川林有衡為之厲禁而已鹽人一官不過供王之用度自管仲官山海正鹽筴計煑海之利自一家之食倫合以累之通之於下以富强其國　秦漢以來禁弛太史公貨殖一傳所載如烏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

王者吳王濞煑海為鹽而國用饒自武帝事征伐則用匱於是孔郡咸陽幹山海募民煑鹽官給牢盆私犯者斬左趾弘羊繼之而鹽鐵之官數十布在郡國　昭帝即位賢良文學之士皆對願罷鹽鐵而洪羊以為安邊足用不可廢孝元時雖因諸儒之言不與民爭利既罷而尋復　後漢張林亦請官自鬻鹽建安初衛覬請置監鹽官　魏武從之　陳文帝時孔奐奏立莫海鹽稅

後魏弛鹽禁與民共之而富豪之家乗勢占奪後復

置監官以監檢焉　後周文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百姓取之皆有稅　隋開皇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天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中鹽鐵使第伍琦初變鹽法近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劉晏為鹽鐵使因民所急而稅之乃上鹽法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户出本商人縱其所之舟所過州縣有稅

晏奏罷晏之始制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歴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迨順宗時李巽為鹽鐵使初歲之利如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時已稅茶志云

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云

穆宗長慶中張平叔請官自糶鹽又請將鹽就其糶易又請以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請據口團結使其四季輸錢韓愈上言以為郭外少錢糶鹽多以雜物貿易或賒貸徐還令人吏坐鋪非得見錢必不敢受負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人吏以

鹽官家至户到而糴必索百姓供應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以鹽多少為之升黜又據口給鹽貧家或有淡食者則官吏必用威刑平叔又請行此策有商賈喧呼者重法禁之韋處厚議曰絶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事必不行議遂寢

初徳宗之時趙賛議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奉天之幸旋即悔罷及正元中張滂復奏行之然十才税一歳得錢不過四十萬緡耳至穆宗時王播增

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鹽鐵使戶部分領之李珏巳言其不可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之納榷加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崔珙之榻地錢于悰之剩茶錢公稅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迨五代晉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自一貫以至二百乃令人逐便興販其後鹽貨頓賤斤不上二十於是又重置稅焉五代會要

張方平言周世宗以河北鹽課均之兩稅有鹽産錢及仁宗時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方平以為再榷鹽也

宋茶鹽之禁承五代嚴酷之餘迨太祖肇興日從寬簡建隆之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典偽蜀鹽價既高特命減之以優民開寳七年有司請高湖南茶價上以困民而弗許也太平興國中罷昌州虛額鹽萬八千餘斤淳化中許茶商於出茶處市茶自江之南悉免其筭景德中有司條制茶事過為嚴急帝諭之使裁損又臣僚請於興元置榷茶場帝以擾民而弗許天聖七年

上言者請更議茶鹽之法帝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
彊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以贍養兵京師經費尚
廣未能弛之耳國朝會要慶歷三年詔議者多言天下茶鹽
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捂尅之政常抑而弗宣慮有過
取而傷者皇朝編年嘉祐四年詔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遣使
就問皆驩然願弛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又於歲輸
裁減其數剗去禁條俾通商利皇祐中詔三司解鹽通
商因范祥之議也合在嘉祐𢶀並會要宋陳執中在西府乞

寛茶鹽之利富弼在諫垣乞弛茶鹽之禁歐陽脩在舘職乞通茶鹽之法

榷茶之有税起於趙贊茶之有榷起於王涯如王播裴休皆主榷茶之議者國家百年茶法之變不知其幾始嘗榷筦矣又嘗行射帖矣又嘗罷射帖而行交引矣又嘗正三分法矣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其茶引別以二十一色四朝志云茶法皇朝編年及天聖元年改茶法官收淨利錢聽人戸興販自天聖以來屢易至嘉祐

始行通商雖議者以為不便然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也東南數路皆通商惟蜀中獨禁榷崇寧中蔡京大改茶法仍舊禁榷園戶歲鬻於官商人於榷貨務入納給引咸平元年茶引錢百三十九萬餘貫五年六榷務十三場收茶引之息百四十萬餘緡王安石曰仁宗時茶法極弊歲猶得九十餘萬貫政和中收息至四萬貫有奇

榷鹽之議成於漢之孔僅弘羊至　唐而劉晏第五琦

皆主榷鹽之議者至宋朝榷鹽惟海鹽解鹽最資國用一鹽有出於井有出於海有出於池其大畧三種其外又有出於石者又有出於木者品類不一蜀中之井鹽自贍一方海鹽方國初鈔法未行置倉於建安軍轉米入倉空船載鹽散於江浙諸路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寛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然有契丹西夏之鹽常參奪解池之利大抵海鹽井鹽則用烹煉而人力可為也解鹽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南風起而鹽乃熟此資於

天者也國家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者十二路　淮南　河北　河東　陝西　兩浙　湖北　福建　廣東　益州　明州　梓州　夔州為池二監十場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大於鹽利

祖宗鹽利大率二千餘緡　仁宗時議臣欲榷河北鹽張方平言為河北再榷鹽　周世宗嘗以鹽課均之兩稅矣　仁宗納其言而不行其後章子厚為相而再行禁榷矣蔡京秉政專利罔民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

鈔鹽法然而法數十日一變暨法旣及鈔不可用商賈
折閱此海鹽之變也蓋徽宗時雨水不常防固不密而
外水入觧池不復成鹽遂失課息後始興工車出外水
此觧鹽之一變也　今日閩廣於官鬻淮浙江湖則通
商然則茶自嘉祐收淨利均之茶戶輸之使自興販矣
而蔡京又復榷茶此榷之又榷者也河北鹽自五代均
之稅戶而通商矣章子厚復行榷鹽之法此亦榷之又
榷者也宣和時淮南鹽利自千五百萬緡今淮南鹽利

亦同

再考宋朝茶宋之茶唯川陜廣南茶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淮南六州官曰為場十三置吏以總之黄州麻城場蘄州洗馬場石橋場王琪場壽州霍山場麻步場開順場舒州羅源場大湖場光州商城場子安場光山場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其茶皆課園戶輸賣或折稅以備榷貨務商旅等請也在江南十州宣歙江池饒信温撫筠袁江西五軍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兩浙十

二州蘄杭越明婺處温台湖常衢睦荆湖八州荆潭鼎澧鄂岳歸峽福建二州建劍

其茶皆轉輸要會之地其六道州軍皆榷務或買或折

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

始禁私賣筆談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删定禁法　淳化

二年許商賈就園戶買茶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

四年行交引法罷貼射又罷榷務　仁宗天聖元年改

三分法復行貼射法改淮南山場茶法官不收買聽人

戶輿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

給之同上　嘉祐三年時臘茶之禁尤嚴於已陷罪者衆茶法屢更歲課日削宰相陳通商之法命即三司置局議之　四年韓絳及三司言宜納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民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無筭後以賦茶戶錢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邉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四行天下矣續通鑑　神宗元豐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遂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之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

極微南劒州亦出二十餘萬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戸多少及約隣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乞借豊國監分十萬緡為本並從之長編始自熙寧七年至元豊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熙寧七年稅息分四十萬緡元豊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歳額除充官經費外並儲陝西以待詔用食貨志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

言者請於産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嵗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陜西諸路其數止如此小歷

交引太祖乾徳二年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給劵就榷務以茶償之後以西北用兵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於邊郡給文劵謂之交引許就沿江榷務自請射茶郡所入直十五六

千至二十千即給券百千謂之加擡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商百千纔得二十餘緡謂之實錢輦下坐賈遂專蓄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沿江茶務交引委至茶錢充給計歲入新茶三年不能償其弊如此迨至景德三年邉陲罷守言事者多言榷務非便乃命鹽鐵使林特議更其法特請依時價官收交引每茶價及百千者官收實錢五十千其執見交引至務者量抽十之二行之一年　真宗又命三

司同較利害特等請罷比較茶法商旅無疑惑四年特等以課增遷官

茶課宋茶利除本外淨入錢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咸平元年一百三十九餘萬貫

始行交引時諸州產茶幾一千百萬斤别以二十一色六榷務十三場收息百四十七萬緡　又云景德三年前歲收錢七十三萬餘貫自林特改法官收交引後行之三年共收七百九萬貫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郭文鐩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茶鹽類

貼射法宋初許商賈就園户買茶於官場貼射謂之貼射法　太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罷　仁宗天聖元年復行之行之三年利歸大商乃詔孫奭議罷　皇祐

三年算依舊只用見錢

罷茶貢咸平二年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續通鑑

立三等茶法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減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法行之數年貨賄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

使之材唯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法浸失後雖屢變非恕之舊法也筆談

筭茶三說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攷之尚未盈舊額世傳筭茶有三說法者便三說者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分法其沿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後又有非折鹽為四分法皆非三說予在三司求得舊三說博糴為一說便糴為

一說直便為一說以此商人競逐趨爭先赴邊博糴故邊粟常足此良法也沈存中筆談

立法便民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庫重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鬻之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值寶訓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江淮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如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水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同上

寛禁便民真宗祥符九年謂王旦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不損民心和悦卿宜熟思之乃詔御史中丞凌策與三司同共定集務要茶園鹽亭户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百姓得存食用編年

仁宗天聖元年三月辛卯改淮南十三山場茶法官不收置聽人户興販收浄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給之三年十一月己酉朔罷貼射茶法令河北沿存入中糧草而給以見錢香茶三色交勾往十三茶場筭茶編年

嘉祐三年韓

絳等詳定板行茶法初何鬲上疏言今榷茶刑頗煩而不能禁戶以久官為置場務而諸費出其中顧歲入官之初今請一切通商收諸處淨利所過往之稅歸榷貨務以還沿邊入中糧草之直誠足以疏利源寬民力韓琦相寬卹民力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言行録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案成都路茶場正令產茶州縣元置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七年進呈王師心劄子荆湖南

北路乞改茶引事上曰茶鹽禁榷本為利用取須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煑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聖政

總論論榷山有三獘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取給更絶他門及其官榷茶山利歸公室反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空死亡無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獘一也禁榷之地法令太嚴銖兩之

柔即該憲綱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
身填牢獄州縣公事大半為茶朝禁夕刑係累相繼戶
口由兹減耗田野為之蕪萊蠹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
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特愛
養即獲滋豐及夫朝廷榷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餒
日有逃亡者茶園陷於奸佞歲有荒廢者年華漸久殘
破益深眷彼靈苗鞠為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
改張嗟臍安及其弊三也 張洎上太宗端拱二年

論放法有五利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榷一弊法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竄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甿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户既專物産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内茶貨大興通商惠農正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既放寇網咸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按漕河洛方舟

巨艫經途萬里風濤没溺官吏奸偷陷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榷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塵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其利五也同上

通商以收租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何者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一歲之春芽者既掇焙者既出

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間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敗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衆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斤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陪矣來有甚遠僨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美味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販

之者厚利也巡按之使捕逐之卒日馳於野黠顛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利不可阜勢之所運末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賣買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較彼殊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則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刄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况不滯本泉不

煩威獄利用便人莫善於此李太伯文

再考本朝鹽

產地陝西鹽初安邑解縣有地五總曰兩池北方全藉之其為鹽如耕種疏為畦隴圍塹其外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其鹽為顆周官之所謂鹽鹽是也

青州鹽出於東海　幽薊大同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　嶺南鹽出於南海　劒南西川鹽出於井　永

康軍鹽出於闕　并州鹽出於池是為鹵池　湖中鹽出於水又有出於石　西夏鹽初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瓦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洪靜池　會州有河池其鹽青品目鹽有四種一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又其次井鹽又其次崖鹽會要　天禧五年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盬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或煮井或煮鹻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

引池為鹽曰陝西觧州安邑斷池墾地為畦引池浃之鹽成籍州及旁州民給復謂之畦户總三百八十户復其家户歲出夫二謂之畦夫以歲給户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

煑海為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煑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户或謂之竈户户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煑焉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濵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

軍兩浙曰杭秀温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廣南曰南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　煑井則川陜四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士民或役衙前煑之益州路則綫綿卭眉簡嘉雅漢八州梓州路則梓資遂合戎榮果普昌渠瀘十一州富順監利州路則閬州夔州路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監

煑鹻則河東幷州之永利監會要

賣價凡顆鹽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

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餘貫云通鑑

場監宋鹽自并州明州各兩監温州兩監福州一監共七監密州一場通州八場秦州一場海州三場温州一場台州一場瓊州一場共十六場泉州廣州各一倉秦州二倉通州楚州各一倉共六倉鹽井共七百五十五會要

交引入中芻粟於沿邊以券至京師江淮給鹽茶謂之交引又真宗時林特請依舊於京師入納見錢金帛交引於解州取鹽亦謂之交引交引即鹽鈔但隨時命名不同耳

真宗咸平六年林特言筭射解鹽於唐鄧十二州軍貸賣合納見錢應副陝西支用　景德元年三司定唐鄧十二州軍南鹽依西鹽價例於逐處州軍入納見錢發引赴解州榷鹽自此放行以來解鹽交引至少並無納

到錢物虧損官中課州臣請依舊在京権貨務入中金銀錢帛交引於觧州取便於他場領鹽依舊只於唐鄧十二州軍破貨即不得帶過陝西陝西州軍入納錢銀糧草依舊兩地請鹽只得於鄜延二十五州軍貨賣不得帶入南州唐鄧如此則在京與陝西各得載錢文用三司計定請如所奏　舊制陝西秦延環慶渭原州保安鎮戎德順軍聽商人入中糧草筭觧鹽自康定後入中者皆以交引於在京権貨務給見錢銀絹猾商與官

吏通弊以邀厚價歲耗官錢不可勝計度支郎中范祚建言令商人止於延環保安等州軍於青鹽池許商人入中解鹽官自出賣餘並通商重青鹽之禁以詳為制置解鹽使歲課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以計置沿邉九軍州一百二十餘城出粟量計入可助十分之八餘則責辦本路轉運司罷在京見錢交引法以實京師行之十歲歲減榷貨務緡錢百萬公私以為便縣官可積見錢京師商戶坐贏厚利會要

鈔法　仁宗陜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均賣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鈔至解州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又省數十郡般運之勞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主人鹽斤不過三十五錢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故至今以為便也筆談

新舊鈔　仁宗嘉祐四年先是入中芻粟多虚估歲損官課至是范祥改法抑之其券已在嘉祐以前者每券

别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　南渡以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茍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紹興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如不為巨猾所制矣

官鬻本末　仁宗天聖三年上書有言縣官自榷鹽為害請通商以寛民力詔罷三京二十八郡榷鹽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交鹽於兩池　天禧制聽

商人入錢要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易鹽及景祐三年言諸路博易無利罷之至康定初復令入中陝西加數給東南鹽國朝制令商入芻粟邊地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謂之三説法又間支鹽以代京師見錢　慶歷三年又詔入中者持券至京給以錢銀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惟其所欲東南鹽利特厚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説法鹽居其一而沿邊入中芻粟多虛估勝前數陪京師鹽又為商人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皇祐二年止六萬商人但以錢估

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之於是王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而入中之商先得於未受鹽者每劵㮣直十萬止給鹽直七萬又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

高宗紹興二年川陝茶馬趙開倣大觀東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提與茶法大約相類徽宗大觀鹽法未詳然觀趙開行於川者即東南之法可知矣茶法見鹽類建炎二年立

茶課入數 宋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

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其後惟顆鹽有定額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不常歲為錢大約一千餘萬緡惟末鹽自鈔三百萬緡以供河北邊糴宣和時淮南鹽利歲入一千四五百萬緡兩浙七八百萬緡

河北鹽首末　唐自兵興河北鹽羈縻而已至皇甫鏄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歲多及田洪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唐志

後唐長興四年鹽鐵使奏每年人户蠶鹽並不許將帶

入城侵奪課利

宋開寶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鹽法並許通行量收稅錢六月除河北榷鹽令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輙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是也豈非再稅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陝西鹽首末　宋舊制陝西三十五州軍京西十州軍

許民買解鹽餘皆榷之　慶歷元年議者以輦運之役困於軍民不若商旅入錢散鹽上命龍圖閣學士盛度與三司議之度言太宗通商鹽太祖開國之初免河北鹽真宗弛郡軍榷而民便之今請以見錢輸在京榷貨務就池給鹽其利有五方禁商時官自輦運兵無疲勞今無此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不役軍戶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泥今得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富家多藏不出今

商人歲出緡錢五千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軍人夫役作之給五利也上善之曰有利於民何愛也遂詔弛三十一州軍榷推而行之寶訓

郤羨餘　真宗大中祥符陜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安邑解鹽兩池見貯鹽三千餘籮都三億百八十餘萬斤切慮更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寶訓

去昌州虚額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昌州屬川七井

歲有虛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州李
專以掊斂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薪錢乃於歲額外
增税鹽仍課部民煑之民素不知其事甚以為苦雖破
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流移入他郡户口日以減耗至
是本道轉運使列其事於三司以積年之征不可遽免
乃均於部民作兩税例出錢米以輸官太宗不從盡令
草之寶訓
罷兩浙鹽禁　真宗皇帝咸平二年張詠知杭州屬歲

歉民多私鬻以自給捕死者數百人詠悉寛其罪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盗則其患深矣秋成當任舊法長編

減蜀鹽井課慶曆六年益梓䕫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王堯臣不從上問其説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旣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對五月裁卭州鹽井課歲額緡

錢一百萬長編

革西川弊原　孝宗淳熙六年劉子云陛下凡蠲減四川酒課四十七萬二千有奇鹽井虧損四十九萬九千有奇茶引錢一十五萬二千有奇全蜀生齒蒙被聖澤感激流涕然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制置總領茶馬三司同所屬司分深思遠慮申逐時考察之禁嚴三歲推排之法痛絕弊原以增虧損俾無損於公無害於民其講究長久善後之策以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福建鹽首末

寬商禁　太宗興國八年除福建鹽禁　仁宗嘗謂輔臣曰鹽利至薄朕欲通其禁使民間販易王曾等對曰鹽利歲入甚厚縣官又賴其助不可遽弛他日國用有餘議除其禁可也上以為然

高宗紹興十七年五月丙寅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鹽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祖宗成法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俟改作　紹興二十七年福建提刑

吳逵定鹽綱之數上四州并屬縣共般一千六百萬斤

據地遠近裁價比舊減三分令官自鬻不許敷民舊漕

司取放州縣號增鹽錢斤二十八文今減九文提舉司

收吏禄錢一文亦減三文帥漕兩司皆不許賣鹽以侵

州縣課轉運司鹽本錢亦減雖民力稍寛而州縣無以

供百費且尤非漕司之便次年衆論復䌰有旨下本路

相度更定提舉張汝楫奏請行久法上問陳成之對曰

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冐法私販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

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矣未幾復罷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總認鈔鹽錢三十萬緡既而與減八分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寛不復科賣於民矣罷放福建上四州民户鹽　乾道四年三省同奉到聖旨訪聞福建路建劒汀邵四州軍科賣鹽搔擾民户至於無本起綱白行敷歛重困民力深可矜憫可將本路鈔鹽二十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将椿留五分鹽本通融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

後州縣不得更似前賣鹽為名依前科敷騷擾令戸部散榜逐州軍曉示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許人戸越訴監司按劾聞奏重置典憲施行

除放福建上四州鹽本錢　乾道四年臣寮上言訪聞上四州拖欠鹽本等錢自紹興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計五千餘萬自隆興元年至乾道三年亦四十餘萬漕司不知久近衮同拘催前後積壓因緣為姦民力空窮困於追索新欠舊欠拖帶不前徒掛簿書實無從出臣

愚欲望迴聖慈矜憫州縣煎熬民間不易止附常平積欠官物及諸軍拖欠酒錢並已放免特降睿㫖將紹興三十二年以前積欠鹽本等錢並行除放

罷廣南榷鹽　淳熙十年詔曰聞廣南在數千里外朕甚憫之鹽民資以食向者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以為民病朕遣使詢得其利害始為之更令俾通商販無令官鬻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官吏妄費異時悉出於此一旦絶之必浮言胥動毁我裕民之政矧監司守令均

以為民朕有善意顧撓而壞之可乎自此或有弊必置之法

均廣西鹽數　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鹽以為命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户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户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賠貿之林賔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益而發洩而常患數少欲望降聖慈

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宜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實為一方久遠之利

罷通州敷鹽曰竊見廣西敷賣食鹽已行住罷臣謂廣西敷鹽尤官獲其利令通州縣敷鹽無一毫之利止是公吏鋪户藉以年例擾民因循不革以其久爾欲望降

睿旨下淮東轉運司將通州均敷人户買鹽取見詣實自下住罷之

究諸路鹽場利害　淳熙乙未郊祀赦節文勘會諸路

鹽場昨緣不依時支散本錢及有減尅之類致有歲額不敷去處累降旨揮約束尚慮奉行不虔仰諸路提舉司常切遵守約束所部須管依時支給不得減尅如有違戾許亭戶越訴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循祖宗成法　高宗紹興十六年六月丁未進呈淮東鹽課增羡推賞事上曰法不必改只循其常若更易雖有少增羡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如此聖政

總論　洪範五行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水性

周流無所不在如青州鹽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於海鹵南西川出於井河東出於池如觧池鹽之尤著者大罖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河北則有鹵地永康軍則出於崖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鹽雖入貢與民共之及管仲相齊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雖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用洪羊孔僅祖管仲之法於是始行禁榷自後隨時更革或寬或急然鹽禁終不可得而罷

論其作俑則圖近功而奪民利管仲獨得辭其咎乎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海池最資國用如蜀中之井自贍一方之用無與於大農宋朝就海論之則淮鹽之利最重國初鈔鹽初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般運而民力寛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觧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觧池當時南方全在海北

方全在解池然而南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宋朝議論最詳大抵解鹽之味不及西夏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槩海鹽井鹽以煎熬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則如耕種疏為畦隴决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乃成風一夜起水一夜結北風皆坐食鹽如風不起則課利遂失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

京秉政費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置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隨所適之地遠近為差蔡京專利罔民率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觧鹽緣在徽宗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役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觧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

固皆禁惟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宋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榷仁宗時議者欲榷上不許　神宗時荆公章子厚亦欲求榷　神宗亦不許自後子厚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者甚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容榷兼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井鹽則不過一井解池則亳釐封守海鹽則必待起爐皆非一旦所成故可禁察惟河北鹵地甚廣非可墻籬封守又纔煎便成所以最易犯禁自章子厚

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慓悍小人規利又輕於犯法此所以不容禁也東萊文

福建舊鹽課名色福建下四州有產鹽錢一歲所入四十餘萬緡漕臺倚之以集大事自建劔汀邵凡歲運一百七十餘綱況時吏緣為奸廣拋敷買之數以僱下戶推見存之數以備倉卒謂之長生鹽民不願請則納所放之半直以歸倍於官官復貯之别所謂之還魂鹽民困科買有破產者後髙宗減福建認鈔錢八分遂不復

科買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七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酒類

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以行禮祭也　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後殷紂果以酒敗也

周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无醉酒誥成王時周公誥羣臣曰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酒誥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鄭司農釋云幾者幾察沽賣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无彝也秋官

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

兩又紀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本紀　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糜穀者多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　後元年夏大酺民得沽酒本紀　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飲食為酺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酒榷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洪羊難之於是丞相田千秋奏宜罷郡國榷酤酒　秋七月罷榷酤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及通典　宣帝

時復禁民酤通典五鳳二年詔諸郡國二千石勿擅行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黨之禮非所以導民也 三年賜民大酺五日本紀 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曰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科以佐用度猶不足而人困矣後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王莽時魯康言鹽鐵錢布皆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後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本傳

宋文帝時虞荔以國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永嘉中二年從之(南史) 後魏設酒禁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本史)

唐初無酒禁 肅宗乾元二年京師酒貴帝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唐志)

代宗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大歷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唐史)

時闕輔旱裴諝入對帝問榷酤利歲入幾何諝曰臣謂

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以仁義何以利為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本傳

德宗建中元年罷酤戶稅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奏罷榷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憲宗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

之　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戶部奏准勑文如酤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有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仍限起請到後一月日內處置訖申奏從之　元和十四年五月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中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九日勅節文京邑之内本無榷酤自貞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如定户店等第令其納榷殊非恵民今後特宜停廢會要 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户逃酤不在焉唐志

武宗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東鄂岳三

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聞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已後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内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産會要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唐志

太祖建宗朝承李唐舊制官中造麴蘖酒皆有榷事略

隆二年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通鑑

乾德四年以京城民酤釀者規利頗多命有司計其麴蘖之用定其價直併給升量之器寶訓　開寶二年減西蜀之麴價

太宗興國七年詔曰昨言事者以川陝諸州榷酤謂其便於民而足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比聞民庶頗懷

咨怨遣使廉之備得其實況失道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官措置榷酤舊造麯鬻仍除益州歲增麯錢六萬貫寶訓　雍熙元年賜京師大酺三日　淳化二年罷錢俶時兩浙諸州民户所欠酒直淳化五年詔應天下酒榷募民掌之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勿復遣吏與其間既而有司言歲課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麯收其直詔從其請元龜

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内殿崇

班閤門祗候李溥詣陜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陜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焉通鑑 景徳元年戸部判官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為煩擾屬歲歉已各罷之二年李昉言江南兩浙荆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初制置茶監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 真宗覧昉等奏亟命停罷仍詔羲等自今榷酤之課悉仍

舊勿復增益寶訓　景德四年四月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屢有奏報且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利為功煩擾特甚上曰酤釀當有定制且曰諸州雖各有元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已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絶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憫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令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通畧

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巳禁增置酒場縻費穀麥十二月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欲自增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通畧天聖元年王軫言諸路酒務先係買撲每歲課利多有不登望復許百姓買撲三司詳定所奏長編慶歷元年三司言兵丈屯陜西而軍不足尤藉天下酒榷之利請較

監官歲所增課特與之奏可長編

英宗四朝志曰榷酒之利以給養兵之費然其弊也酒直屢增而糟醨亦取其贏焉　治平四年詔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三年詔諸郡節序毋得以酒相饋　熙寧中判公用事散青苗以取民之利使新進少年布滿州縣張酒肆廣聲樂多方招誘謂之設酒令之酒課沿荊襄而下至於兩浙其額重矣在城府有都酒庫又有贍軍

庫在官者若課額之不登乃科配於市户在鄉者使買撲為坊籍其脚户月有定額有會客者則斂以常數有私醞者則陷以重辟至若縣官之月椿上供又有斂供黄麴錢為名其實白取之也　熙寧四年正月詔三司應買撲酒麴諸坊場錢每千約税錢五十仍别封椿以禄吏

徽宗政和二年杭州更置比較務　四年兩浙漕司亦請置比較務定課額以釀酒收息增虧為賞罰^四朝志^

高宗紹興八年四川安撫制置使胡世將於成都潼川資普廣安五處創清酒務是年收息錢四十五萬餘緡

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戊申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入奏恭惟陛下宵旰民瘼同仁萬里俯念西蜀酒課虛額之弊公私力屈根柢可憂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為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聖政

戶部狀照對犒賞諸酒庫昨來差官提領日每歲起解戶部爭息錢四十萬貫間有分趁

辦不足亦不下三十餘萬貫戶部遞年指准補助經常支遣近緣 淳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承降指揮府庫撥隷州軍之後至年終諸州軍納到錢一十八千餘貫

紹熙元年分諸州軍納到錢二十一萬七千餘貫并次年補到三萬八千餘貫及紹熙二年正月一日至八月十日終諸州軍納到錢三十萬二千貫緣為起發息錢虧少遂申降到今年十月四日指揮專委兩淮漕司拘催去今又兩月餘日其漕司不以為意催督所有紹

熈二年分歲止十二月十日終通前共起到錢一十五
萬五千餘貫本部切詳上件犒賞酒庫共六十三處散
在兩淮州軍今歲將及年終雖本部不任催督止起一
十五萬餘貫以此可見州郡將諸庫納到息錢占吝不
發侵移妄用今且以淳熈十三年酌中年分納到息錢
三十二萬七千餘貫較之三年已虧計發錢四十六萬
餘貫若不别行措置切慮歲久愈見虧損國計今相度
欲將兩淮諸州犒賞酒庫就委本部郎官緣酒坊係屬

右曹欲委自右曹郎中提領提置長貳得以同其檢管免致散漫暗失財計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旨揮施行

總論 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歡是非欲奪民利而特為是隄防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 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姑徐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榷取其利以供國用行之纔十四年迨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

自賣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使不得厚取民財此後世所謂萬户酒也至　宣帝則復禁民酤詔郡國二千石通於鄉黨酒食之會而非有利於民也觀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錢布帛互均餘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則知昭帝議罷之後猶未取於酒利也　隋唐之間文帝能罷酒坊　憲宗亦罷酤肆　文帝又罷酒榷大歷貞元中常設是禁輒復輒罷亦未急於酒利也

宋太宗減酒課十二既而從有司之請而罷之　真宗

詔榷利素有定規不得更議增課而酒禁亦未如是之嚴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是其急乎錦百段

或問周酒正唐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酒乎抑以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榷酒之政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尋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虣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又

與後世曽不少異何也曰先王之於酒禁也禁其群飲以鬬争沉酣以敗風俗與其流禍糜米粟而已若夫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非復自貪其利也　漢興猶存此意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多為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為可厚則其末為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為可畏是故周公雖不與民争其利亦不恣民趨於利也夫豢豕為酒禍

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淫湎而無度群飲而鬬囂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況敢縱民於酣飲乎若夫後世則不然　孝武帝之不顧斯民之無以為生一舉而盡奪之斡官之設雖近於酒正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不過榷酒酤耳取之無藝斂之不慊衆心民固有不平於其下而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世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者愈衆民之以酒獲罪者是未易可禁也先正翰林蘓公論酒誥一

書以為　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

賞者以不貲未甞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

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

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

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況又

有百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經國書

銅錢貨幣之論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白金為

下幣白金者銀也

周外府掌邦布鄭氏注以布為泉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太公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既立之於周又退行於其齊也其後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至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黄金以溢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漢興高祖以秦錢重更令民鑄榆莢錢　呂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令賈誼諫有五禍七福之説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有事四夷用度廣出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乃與公卿議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

其二曰亦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曰復小擠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鋊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歲餘終廢不行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官下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坐盜鑄陷刑者衆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

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　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便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罷刀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天鳳元年罷

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復挾大錢矣

後漢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自莽以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

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焉

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言穀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寮及大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饑帝竟不鑄錢

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宫室乃刼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

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而以穀帛為市買至　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

薄絹以為市司馬芝等言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　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先主時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五百平諸物價數月之閒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十分重四銖

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使人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

科　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八銖

故呂蒙正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

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令

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以為器物官勿復出也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八